



新2008-2009 世纪第五届 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112345

捧读精品 享受阅读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 编

琴断口 方 方
逆水而行 胡学文
天上人间 徐则臣
考场 罗伟章
红酒 南飞雁
致无尽关系 孙惠芬
升国旗奏国歌 谈 歌
昨日的枪声 杨少衡
像老子一样生活 海 飞
大上海的小爱情 李春平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新世纪第五屆
2008—2009
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世纪第五届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 / 《中篇小说选刊》 编.

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10.8

ISBN 978-7-5387-3094-4

I. ①新... II. ①中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51510号

出品人 张四季

出版策划 魏洪超

责任编辑 刘瑀婷

魏洪超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违者必究。

新世纪第五届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 编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62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-86012939

网址 /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 /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/ 787×1092 毫米 1/16 字数 / 450 千字 印张 / 25.25

版次 /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/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/ 38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001	琴断口	方 方
046	逆水而行	胡学文
082	天上人间	徐则臣
128	考场	罗伟章
170	红酒	南飞雁
211	致无尽关系	孙惠芬
254	升国旗奏国歌	谈 歌
304	昨日的枪声	杨少衡
341	像老子一样生活	海 飞
363	大上海的小爱情	李春平

琴断口

方 方

一、冰凉的早晨

夜里什么时候下的雪，没有人知道。雪不大，细粉一样，在南方温暖的冬天里落地即化。地上没有结冰，只是有些湿漉。这份湿漉让干燥的冬天多出几丝清新。空气立即就显得干净，吸上一口，甚至有甜滋滋的感觉。天没亮，杨小北推着摩托车出门。走前他披了件雨衣。摩托开出半里路，雨衣也没湿多少。以杨小北的性格，这样的粉细雨雪，根本无需雨衣。因为雨衣很厚，套在身上笨得像熊。但是米加珍说，往后你要为我好好儿照顾自己，不准生病，不准受伤，不准饿肚皮，不准瘦。米加珍有点儿小霸道，也有些小精灵古怪。杨小北偏喜欢她这个样子。杨小北心里想，呵呵，小时候就最喜欢桃花岛的黄蓉，现在遇上一个，岂不正中下怀！所以杨小北本来已经推车出了门，耳边忽响起米加珍的声音，便又折转回家，取了这件雨衣套上。爱情有时候就是容易让人莫名其妙。

杨小北从他的住处到公司的路上，要过白水河。白水河的水像别处的水一样，既太白也不清亮。杨小北原先看报上说现在已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了，他还不信。自第一次看到白水河，他就信了。白水河上游造纸厂排放的污水早将河水染得乌黑。河两边原本有许多垂杨柳，因为水的缘故，也都在慢慢枯死。有一天米加珍指着那些杨柳说，树比黄花瘦。说得杨小北大笑，心里越发喜欢这个女孩儿。而那时，米加珍的男朋友是蒋汉。

白水河上架着一座桥，90年代初期修建。米加珍的外公总说，没修桥时，水是清的，修完了桥，就站在桥上看着水变黑。米加珍最早向蒋汉转述这番话时，蒋汉笑，说你外公净瞎扯，这跟修桥有什么关系？明明是造纸厂污染的嘛。米加

001

琴
断
口
◇
方
方

珍觉得蒋汉说得在理。可她再向杨小北转述时，杨小北却说，你外公说得不错呀。因为有了桥，交通便利了，才会有人在那里开家造纸厂。因为开了造纸厂，河水才渐渐发黑。每一件事的背后，其实都有无数你意想不到的原因。你外公脑子虽然糊涂，但他的眼光还是比别人看得更深一层。米加珍高兴了，觉得更深一层的是杨小北的思想。

但是白水河上的这座桥，却在这个下着小雪的夜晚悄然坍塌。垮桥的声音有如惊雷，在这个雪花飞扬的冬夜，却只如一声轻微的咔嚓，居然没有被人听到。白水桥北岸是工业新区，刚刚搬进去几家公司。杨小北所在的白水铁艺公司进驻新区已有一个多月。天寒地冻，一路无人，正是飙车的好时候，但因天雨雪，路有点儿打滑，杨小北耳边又净是米加珍的声音，所以他骑着摩托并没有风驰电掣。他像以往一样开上了白水桥，风是冰凉的，但杨小北的心里却热热乎乎。他觉得自己有着用不完的力量，这一切，都源于米加珍。是米加珍的爱情，令他天天都热血沸腾。杨小北想，眼下，正是他人生最紧要的时候，虽说紧要，他却如此幸福。米加珍已经决定离开蒋汉，从此成为他的女友。现在他只需以胜利者的身份跟蒋汉摊牌。

然而，幸福的杨小北却没有像以往一样顺利地驰车过桥。行至白水桥中部，他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蓦然下栽，几乎不及思索，便听到轰的一声，他落进了河里。

杨小北在瞬间失忆。不知道是过了几分钟还是几秒钟，总之他清醒过来时，全身都痛。他环顾四周片刻，明白了三件事：第一是他还没有死；第二是白水桥垮了；第三是雨衣救了他。第一件事让他倍感庆幸，第二件事却令他震惊无比，而第三件事则让他心里充满感恩。如果不是米加珍再三叮咛，他何曾会穿这件雨衣。而如果他没穿这件雨衣，在这个寒冷的早晨，他或许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白水桥裸露的钢筋将雨衣钩挂住，使得他得以漂浮在水面。

杨小北慢慢地爬上了岸，失魂落魄地站在河边。朦胧间他看到白水桥垮成了一个“厂”字。只是那一撇没那么陡峭。“厂”字的下部已经伸进水里。杨小北的摩托车就卡在一块破碎的水泥板边。一半在水面上，一半在水里。

杨小北觉得额上有些痛，他伸手抹了一把，手上立即黏黏糊糊。之后他又抬了下腿，腿也痛得厉害。他知道自己已然受伤。他恐怕这伤会感染，殃及身体甚至面容，耳边米加珍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于是，他顾不上摩托车，尽着自己最大力气，一瘸一拐地穿越小路朝医院而去。

杨小北离开不到五分钟，另一辆摩托车以相同的方式也栽了下去。骑摩托车的人是蒋汉。蒋汉没有杨小北的运气，他的头扎在杨小北掉下去的摩托车把手

上，当即昏迷。只几秒钟他的摩托车便沉入水底，沉重的车身钩挂着蒋汉的棉衣，将他也带到水下。

其实很快，第三辆车开了过来。这是一辆小汽车。像前面的杨小北和蒋汉一样，他也掉了下去。这个倒霉蛋儿叫马元凯。马元凯没有被摔晕，因为他买的是一辆二手的桑塔纳。前车主出过车祸，车门一直不好用。这个坏门在最关键的时候自动打开。马元凯莫名被甩了出来，落在水泥块上。他的腿大概是断掉了，疼得钻心。他不禁嗷嗷地狂号。大约正是这剧痛，令他无法昏迷。

发现自己的跌落原因是桥垮了，马元凯吓了一跳。四周无人，他号了几声，知道眼下只能自己靠自己。于是他忍着钻心的痛，拖着断腿连游带爬上了岸。在他离开断桥时，不经意间看到落在那里的摩托车。马元凯认出那是杨小北的。想起昨晚和蒋汉一起喝酒，想起蒋汉因失去米加珍的痛苦神情，马元凯愤然想，摔死你老子一点儿也不心疼。

马元凯在河边捡了根粗树枝，拄在手上，走走停停，沿着土坡上了桥。这一刻，天还黑着。黎明前的黑暗真是有些漫长。马元凯想，他妈的，我这样回去要走到几点啊？想罢，又想在他之前落水的杨小北，不知他是怎么回去的？一想到这儿，马元凯突然觉得自己真不能走。因为，如果他走了，后面再来车呢？他的车门是坏的，别人难道也会像他这样？必定要被闷在车里。假若来的车是辆班车呢？马元凯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他竟情不自禁打了个寒噤。他想他就是天大的胆，也不敢看到河上到处漂着死人。

马元凯不走了，他坐在了路中间。等着过来的车。不到十分钟，果然一辆卡车轰隆而来。马元凯拼了命爬起来，伸出手呼叫着，停车！停车！司机以为是一个想搭便车的便不理，想要绕过立在路中间的马元凯。马元凯大为生气，待汽车从他身边擦过时，举起手持的树枝，照着汽车猛抽了一下。卡车司机恼怒了，停车下来，一句话没说，伸手便推马元凯，嘴上叫骂着，你找死啊！马元凯根本不经推，当即倒下。嘴上哎哟哎哟地放声大叫，声音甚是惨烈。司机怔了一下，又说，你他妈一个大男人，起码也让我多推几下再倒下去吧？还这么个叫法。你吓也要把我吓死。马元凯呻吟着说，兄弟，我吓不死你。可是你要记着，今天你的命是我给你留下的。

卡车司机疑惑地望望他，然后朝前走了十来米，朦胧间看到断桥，惊吓得脸都变了形，调转身，哇哇叫着，直奔马元凯，连哭带喊说，恩人啊，大哥！你你你，掉下桥了？自己爬上来的？大哥，大哥，你饶了我吧。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大哥，你是个福人，掉到桥底下还能爬上来救我，是我这个坏种不知好歹。说话间，就要搀马元凯起来。马元凯说，慢着，你恩人大哥的腿怕是已经断掉

了，你要小心伺候着。

卡车司机在马元凯的指挥下，将马元凯背到驾驶室。按照马元凯的要求，将卡车开在路中间。然后，打开大灯，照着断桥那边。幸亏桥那边是新区，清晨几无车辆行人。

天色终于发白了。车也多了起来。每到一辆车，见自己被堵，司机先都骂上几句。再细看，却也个个吓出一身冷汗，哪里还敢骂人，知道自己是被人救了命。卡车司机令一辆小车将马元凯送去医院，临走前对马元凯说，大哥，这里一搞定，我就去医院看你。大哥腿脚将来如果不方便，小弟我上门来伺候。马元凯笑笑说，喂，你别一口一个大哥，把我叫得那么老。大叔，我今年才二十五岁。卡车司机说，比我儿子大两岁，我随他叫。马元凯不由笑了起来。车启动后，马元凯觉得自己开始发烧了。

在这个下着细雪的早上，白水桥的坍塌，是天大的事情。天还没亮得彻底，警察就一路呼啸地赶到。惊动得市领导和记者也纷纷前来。打捞车从河水里找出两辆摩托，一辆汽车，以及一具尸体。尸体死因非常明显，脑袋扎在摩托车的刹车把上，以致昏迷，然后被水淹死。那辆摩托车的车把手上，还有血迹。警察因此分析出，他不是第一个落水的人。

围观者立即认出这个死去的人叫蒋汉，是河对岸白水铁艺公司的设计师。在现场所有的观者中，卡车司机理当是第一个到的现场。他向警察陈述了他停车的过程。警察说，这就是说，小车是那位马姓先生的？卡车司机说，好像是。旁边有人插嘴说，这像是马元凯的车，他也是铁艺公司的，跟蒋汉两个还是死党。警察说，三辆车，两个人，一死一伤，那还有一个呢？卡车司机说，我也不晓得。警察说，怕还在水里。于是市长指示，继续打捞。

那一个人，一直捞到中午，都没有捞上来。当然也不可能捞上来。因为这个人就是杨小北。在警察打捞他的时候，杨小北正在医院里打点滴。他的额头和腿还有胳膊，都缝了针。还好，没有伤及骨头，只是皮外伤。额上的缝针也不会破相，因为正好在发际线处，只要有头发，它就露不出来。等没有头发时，杨小北想，那时候他也老了，米加珍早成他的老婆了，有没有疤痕也无所谓了。天大亮后，杨小北估计米加珍已经起床。他给米加珍打了个电话，叫她找一辆车到医院来接他。因为伤口很痛，杨小北需要米加珍的安慰来减痛。他没有跟米加珍说什么事，只说自己病了。他怕吓着了米加珍。

几乎就在杨小北清晨出门的同时，米加珍放在枕下的手机突然振动起来。米加珍睡觉机灵，头下微一颤动，她便醒来。睁眼看外面的天，还黑得厉害。觉得奇怪，谁会在这个时候给她发短信呢？她伸手摸到手机，打开一看，是蒋汉的。

蒋汉的短信说：今天不来接你。杨小北约我去河边碰面，说要跟我有个了断。我不知道你的感情是否真的确定。如果你确定跟他，我不需要他出面，我自己就能了断。只要你幸福，我愿意自动退出。可如果你还不确定，我就会坚持。我愿与他竞争。再就是，不管最后你确定跟谁好，我都永远爱你。米加珍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，剧烈的跳动中也有隐隐的疼痛。

两天前米加珍已经非常肯定地答应了杨小北。她的感情已然确定，她将跟蒋汉结束恋爱关系，从此只是杨小北的女友。但这一刻，她突然又恍惚不定起来，睡意顿时全无。蒋汉的好，就像春天里的山花呼啦啦盛开，把整个脑袋都铺满了。她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正睡在温软的被子里，却好像躺在那一派烂漫的花间。然而围绕着她却尽是愁云惨雾。她是什么时候跟蒋汉成为好朋友的？婴孩时代就开始了？还是在琴断口小学门口？或是那个雨雪天？那天她不小心滑了跤，脚踏进了水沟，棉鞋全湿了，然后她就坐在校门口哭。一个男生走到她面前，似乎犹豫了一下，脱了自己的鞋，让她穿上，然后又穿着她的湿鞋，送她回了家。这个男生就是蒋汉。虽然他们自小认识，但上学分为男生女生后，就几乎没有了来往。那天外公正好在家，见蒋汉两只脚套在米加珍的湿鞋里，忙找出干爽的拖鞋让蒋汉换上，然后说，汉汉呀，你长大了也要像这样爱护我们加珍哦。蒋汉说，嗯。似乎从那次起，米加珍心里就仿佛有了依靠。这个靠山就是蒋汉。

而蒋汉和杨小北，他们两个多么不同的人。

睡在隔壁的外公突然哇啦哇啦大叫着，棉衣也不穿，就往门外跑。外婆惊喊道，加珍，快来帮我。看你外公怎么啦！

米加珍的思路断了，她披了衣服跑出屋，抵住门，帮着外婆将外公拖到床上。外公呜呜地哭，嘴里咕噜咕噜不知道说些什么。米加珍只听到几个重复不断的字：完啦完啦，怎么办啊。米加珍说，什么都完不了！就是瞌睡被你闹完啦。快睡觉吧。外公患着老年痴呆症，已经逐渐严重。他经常会有些奇思异想。回到房间，米加珍断掉的思路没能续上。她有些困，打了几下哈欠，想起杨小北那张明朗的面孔以及他热情的话语，又记起自己对杨小北的承诺，便简单地给蒋汉发了个短信，说我心里会永远为你留一块地方，但是现在，我们当最好的朋友，好吗？发过后心想，不知道蒋汉会不会太难过，不然请他吃顿饭？想完一转念，又驳回自己，难道请他吃了饭，他就会舒服？如果不舒服，又该怎么办？米加珍在这一派的胡思乱想中昏昏睡去。

再次醒来，依然因为手机。这是好朋友吴玉的电话。吴玉在电话里哭。哭了半天说不出话。米加珍烦了，说到底什么事呀？总不会是马元凯死翘翘了吧？吴玉是马元凯的女朋友，吴玉很爱他，每天像警察盯小偷一样把他盯得死死的。吴

玉这一刻才把眼泪后的话说出了口。吴玉说，不是马元凯死了，是蒋汉死了。

米加珍惊悸而起，蓦然间，她想，难道蒋汉自杀了。但她立即否定了自己，因为蒋汉不是那样的人。米加珍用很大的声音说，你瞎说什么啊。小心我用砖头拍死你！吴玉又哭道，是真的，白水桥垮了。蒋汉正好过桥，掉了下去。马元凯也掉下去了。不过他没死，只是受了伤。还有一个人掉了下去，也是骑摩托的，警察一直没有捞到尸体。

米加珍此刻忽想起蒋汉的短信，她的心立即成了一团乱麻。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忆起另一个骑摩托的人会不会是杨小北。米加珍爬起来，胡乱套上衣服，脸没洗，牙没刷，疯了似的往白水桥跑。外婆追了几步，说加珍，怎么了？米加珍没理她。外公一边说，我说了吧，出大事了。完了，垮桥了。外婆说，你什么时候说过了？外公说，昨天半夜呀。我要去扛桥哩。外婆说，你个老糊涂。

米加珍赶到时，蒋汉的尸体已经装入黑色的盛尸袋。两个警察抬着他，要送他到车上。公司老总，也就是蒋汉的叔叔，正在旁边，见米加珍跑来，他红着眼睛，沉痛地说，珍珍，没想到是汉汉。米加珍扑过去，扯着盛尸袋，放声大哭，嘴里说，不是他，不会是他，他不会死。让我看看。肯定不是他。旁边净是公司熟人。有几人议论道，呵，是米加珍。蒋汉是她的男朋友。他们都快结婚了。好可怜。

警察强行将尸体装上了车，鸣了一声喇叭，开走了。米加珍跟在车后，拼命地跑，跑得摔倒在地。她到底没有见到蒋汉的面容。趴在冰冷的地上，她的眼泪和地上的碎雪混在了一起，她觉得自己的心在这一刻已被冻僵，也被摔碎。

见到米加珍这个样子，很多人都跟着她哭。这个冰凉的早晨，让无数人肝肠寸断。

二、两个人的哭和一个人的疼

米加珍脑袋已然乱套，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。卡车司机听说这个死掉的蒋汉和救他的马元凯自小就是死党，又听说米加珍是蒋汉的女友，立即动了侠心。他把卡车的大喇叭按得震天响，闯出一条路，拖了米加珍就上车。卡车司机说，丫头，在这里哭没有用，我送你去殡仪馆。你想办法再见他一面。

米加珍便是在卡车上接到杨小北的电话。米加珍说，你今天没去上班吗？杨小北说，是啊。我病了，正在医院打点滴。你来一下好不好？米加珍突然想起蒋汉的短信，心里先是一紧，然后又松了开来。还好，杨小北没事。米加珍说，好的，我晚点儿就来。米加珍没敢说蒋汉的死，她想如果说出来，杨小北一定会很

有压力，他又正病着。

殡仪馆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让米加珍见蒋汉的尸体。说现在看了，心里难受。等开追悼会时，化了妆，再看也不迟。卡车司机听此一说，反过来劝米加珍了。卡车司机说，被水泡过，又受了伤，样子很可怕，看了一辈子刻在心上，一辈子都会过不好。米加珍想起蒋汉满是温情的眼睛和永远露着敦厚笑容的脸，心说，蒋汉再难看也是帅哥。米加珍哭道，我就是要把他一辈子刻在心头。卡车司机说，你莫哭。我给你想办法，不过，往后你心里堵，莫怪我哦。米加珍到底见到了尸体，果然不成人形，完全不是她所认识的蒋汉，甚至她看不出是什么人。中午吃过饭，那副肿胀的面孔一直在眼前晃，米加珍便吐了。吴玉惊叫道，你莫不是已经怀了蒋汉的孩子？米加珍说，我看见了，那个死人不是蒋汉。吴玉摸了摸她的头，说，你发烧吗？

米加珍一直不认同尸主就是蒋汉这一说。因为她看到的那张肿胀的面孔根本就蒋汉不同。尽管从尸体衣服上摸出来的钱包和证件都是蒋汉的。可米加珍坚持说，也许早上有人打劫抢了蒋汉的衣服呢？难道我们这条路上还少吗？警察说，你说不是蒋汉，那蒋汉人呢？米加珍说，你不兴他一个喷嚏打出去，脑子热了，买张机票出门玩儿去了？警察有些恼怒，说人都死了，你还在这胡搅蛮缠。米加珍说，你这个警察，讲不讲理？吴玉急了，说米加珍，我对你真没话说！连公司老总也就是蒋汉的叔叔都一脸惊诧地望着米加珍说，珍珍，要不要给你找个心理医生？

米加珍最生气蒋汉叔叔这句话。她想，别人怎么说都行，你是汉汉的亲叔叔，怎么能说这种话？

其实米加珍是真病了。她发着烧。夜里起来拉外公时就穿少了衣服，早上匆忙出门披了棉袄却忘记在里面套上毛衣。凉风一直吹到她的心底，把她凉了个彻底，她却浑然不觉。米加珍最终还是被送到了医院。吴玉守着她，一边陪她打针一边哭。吴玉说，米加珍，我晓得，你这回伤心伤狠了。

杨小北一直等到点滴打完，也没见米加珍来。他有些失落，又有些愤懑。心想，不是说好的吗？他给米加珍打电话，结果没人接。他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满怀怅然，觉得放在自己心里天一样大的爱情，她居然如此轻看。杨小北走到白水河，想找民工把自己的摩托车捞起来。走近桥边，见河岸蹲了一圈人，断桥的边缘还放了几个花圈。河水倒是像以往一样，黑着面孔，无声流淌。杨小北一问，方知蒋汉和马元凯都跌下了桥，两人一死一伤。

杨小北大惊失色，一直淡然着的心突突地跳得厉害。他什么话也不敢说，因他想起正是他约蒋汉提前半小时到公司门外的白水河边谈事情。是他要为米加珍

向蒋汉作一个了断。他要告诉蒋汉，米加珍真正爱的人是他杨小北。而蒋汉和米加珍两个人曾经有过的感情已是过去时。

正是这个邀约，送了蒋汉的命？杨小北念头到此，呼吸都沉重起来。他想，我的天，难道我的人生沾血了？这天，杨小北也没有去找米加珍。他整晚都睡不着觉。睁眼闭眼，都能看到蒋汉的脸在跟前晃。仿佛时时在对他说，杨小北，你已经抢走了我的米加珍，难道还不够吗？

直到几天后的追悼会上，杨小北才和米加珍见了面。两个人都脱了原形似的，憔悴仿佛从脸到脚。熟识的同事都不由得惊叫。然后议论，说米加珍和杨小北都是有情有义的人。蒋汉是米加珍的男朋友，他的死，让米加珍几乎九死一生，而杨小北是蒋汉的哥们儿，为了蒋汉的这个死也真是伤了肝胆。不然，几天不见，两个人都成了这样？又有议论说，这个蒋汉也是！一个大冷天，黑咕隆咚的，跑公司去做什么呢？人家杨小北早早去公司，是因为新加工的那个活儿催得急。而马元凯去得早，是为了头天的发货单忘了交下去。他蒋汉一个屁事没有，赶死赶活地起个大早，这不是给自己找了个死吗？如果死的是杨小北和马元凯，还算因工殉职，蒋汉呢？没人让他掐着黑上班，死也真是白死。

杨小北和米加珍都听到了这样的议论。他们互相望望对方，眼睛里都有泪光。心里却想的不是一样的事情。杨小北想，你这一死倒省事，可你知道吗？我心里承受的压力将会比你的死还要重啊。米加珍却想，还有谁知道杨小北约蒋汉去河边的事呢？

蒋汉在众人的泪光中被送进了焚化炉。当他以灰的形式出来时，他的影子也渐渐淡出米加珍的眼眶。米加珍不时地凝望杨小北，因杨小北头上雪白的纱布和一瘸一拐的腿，令她心疼。

追悼会完，杨小北约米加珍到一僻静处相见。俩人走近，一句话没说，便抱在了一起。然后就哭。一直哭，直哭得天色昏暗，眼泪都快冻成了冰。

杨小北说，谢谢你的雨衣，是它救了我，不然我也死了。米加珍说，你的伤怎么样？疼不疼？你要好好休息几天才是啊。杨小北说，我没事。我知道蒋汉死了你心里难过。米加珍说，所以我没有去医院陪你。你会生气吗？杨小北忙说，怎么会？我先不知道。如果我知道了，我定来陪你，这样你就不会病那么重。

俩人都太年轻，第一次经历身边朋友猝死的事，这个死亡与他们还有所牵连，以致他们除了痛苦，还有惊吓和愧疚。于是说话之间，又哭了起来。

杨小北没有提他约蒋汉到河边的事。米加珍也没有提。这是一道伤痕，正龇牙咧嘴血肉淋漓着，谁又敢去碰一下呢？

马元凯没有参加蒋汉的追悼会。他怕自己承受不了那一刻。

马元凯的大腿骨头断了，小腿也有好几处骨裂。手术医生说你小子也了不起，腿断成这样，居然还撑在路中间拦车。马元凯说，不然我也爬不到医院呀。反正腿也断了，不如当个英雄，救救人好了，顺个便的事。医生笑了，说你把话讲得好看点儿，登上报纸就会成为豪言壮语。

但马元凯还是没有把话说得好听。马元凯跟女友吴玉说，我要是会把话说得好听，我早进政治局了。吴玉白他一眼，说，怎么没跌坏你这张嘴？马元凯嘎嘎地笑道，不是靠这张嘴，能把你骗到手吗？跌坏了嘴，往后谁亲你。吴玉说，想亲我的人多的是。马元凯说，那倒是，你吴玉骚起来也蛮有魅力。不过，你这张脸上如果沾了别人的口水，我可真保不定那家伙的嘴还会不会完好。吴玉一撇嘴，说就你现在这样子，动都不能动了，还敢说大话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的腿瘸了，我可不一定继续跟你好。马元凯便笑，说我要是腿瘸了，才懒得跟你好哩。屋里来个野男人，我拿棍子怎么撵都撵不上，那我才亏得大。一屋的病人都被笑翻。气得吴玉直翻白眼，然后才告诉他河边的情景。听到在他之前摔下去的人是蒋汉，并且已然被摔死的消息时，马元凯惊愕得恨不能撞墙。他记起那辆半插在水里的摩托车，心疼得真是剧烈无比。他想，或许我当时跳到水里摸人，就能把蒋汉救起来。可是，我为什么却没有呢？一连几天，马元凯都被这事折磨着。

追悼会的前夜，马元凯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被夜气稀释了的灯光，心想，蒋汉你这个狗东西，你块头比我大得多，肉长得比我厚，怎么骨头就这么不结实呢？老子这样的瘦瘪瘪摔下去都爬得起来，你怎么就爬不起来？想过后，眼泪便流了出来。蓦然间，一个念头闪电一样击打了他，他被自己这想法吓着：因为摩托车是杨小北的，我认出来了。又因为很讨厌他，所以，对于他，是死是活我完全没有兴趣？

难道不是吗？马元凯额上的筋都跳动了起来。

但是杨小北却没有死，死的是他最好的朋友蒋汉。只有蒋汉知道，他马元凯没有了这个朋友，未来的日子该会多么寂寞。他们两个几乎是一起玩儿大的。两家的父母是同事，俩人同住一个工厂宿舍，筒子楼里门对着门。蒋汉家煨排骨汤，从来不少他的一份，而他妈妈做红烧肉，自然也有蒋汉的一碗。从幼儿园到高中，还一直同着班。只是后来上大学，蒋汉学了设计，而他学了管理，才各走各路。毕业后，蒋汉的叔叔在南方发了财，回家办了个铁艺公司，把他们两个招了去，说是要培养子弟兵。结果，他们一个成了业务员，一个成了设计师。下班后，依然有事没事在一起耗。俩人觉得彼此的相处，就像左手右手一样。中学时代，他们两个常与低班的米加珍一起写作业。米加珍住在工厂宿舍另一栋楼里。

有一天他说，我长大讨老婆就得是米加珍这样的女孩。蒋汉立即说，你的嘴巧，人又活络，你再去另找一个吧。米加珍就由我来照顾，她外公早就托给我了。马元凯听蒋汉这么一说，竟很感动。因为蒋汉自认自己是不如他的。于是拍胸慷慨道，没问题，就让给你。我保证对米加珍一秒钟的念头都不闪。米加珍晚毕业三年，在蒋汉的央求下，也与他们成了同事。现在蒋汉却死了。死前的头三天一直为米加珍要跟他分手而痛苦。马元凯陪他喝酒时还骂他，说早知你没本事抓住米加珍，不如当年我自己上。不然现在哪有他杨小北的戏？骂得蒋汉心情沮丧，连连喝闷酒。想起这个场景，马元凯恨不能扇自己嘴巴。这张臭嘴，害得蒋汉掉进水里时脑袋装着的竟是他的一堆骂。而他摔到桥下，看到的是杨小北的车，却全然没有想到他的朋友蒋汉竟与他近在咫尺。马元凯心里的那份痛感，远超出他断了骨头的大腿。甚至他觉得蒋汉是因他而死。如若他不那么讨厌杨小北，或许是个陌生人，他都有可能贴近水面，看看有没有人需要他的帮助。

结果，他却什么都没有做。

马元凯瞬间觉得自己伤痕累累。除了腿，更惨烈的是他的心，一起破碎了。他一直提不起精神，老觉得少了蒋汉的生活不是他眼前真实的生活。马元凯住了半个月医院，又在家养了两个月，拆下石膏时，腿没有养好，瘸了一点儿。心更是没有养好，碎开的缝迟迟不肯愈合。他生活的所有缝隙都有蒋汉的痕迹，关于蒋汉所有的一切，就像田野的野菜，每天都在那些缝隙里生长，以致马元凯不知自己的难过会到几时转淡。

马元凯走出家门时已是春天。河边的青草将两岸涂上一层淡绿。桥还垮在那里。听说这是座腐败桥，政府准备重新修建。站在断桥处，马元凯先痛骂一顿修桥的人，然后再骂自己，最后还骂了蒋汉。马元凯说，蒋汉你这个笨蛋呀，你用了二十几年对付活，却只用几分钟去对付死，你划得来吗？河水无声地流淌。没有人回答他的话。

马元凯一直没有见到米加珍。米加珍也没去医院看他，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他。大家都在痛着，谁都不想多说一句话。马元凯一瘸一拐地找到米加珍的办公室。米加珍面色红润，眼睛放着光。马元凯便不悦，心想，汉汉才死几天？想罢走到米加珍面前，冷着面孔说，带我去汉汉的墓地。我想为他哭一场，还想看你为他哭一场。有你的眼泪汉汉才会安心。米加珍回答道，说这样的话如果能让你心里舒服，那你就多说几句。

马元凯的眼泪一下子就喷了出来。

米加珍说，如果哭能把汉汉哭回来，我每天哭二十四小时。马元凯说，你他妈的跟着杨小北就学会了讲这种话？你不晓得这种话，我比他还会讲？

米加珍的眼泪也一下子喷了出来。马元凯从她的表情看到了她的心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知道米加珍的难过很深很重很复杂。

米加珍到底还是带着马元凯去了蒋汉的墓地。蒋汉就埋在他自小生长的琴断口。这地方离他们念书的学校不算太远。学校盖了新楼，站在墓地旁，竟能远远看到那楼房的酱红色。

马元凯凝视蒋汉墓碑许久，但开口第一句话却指着学校的新楼说，我最不喜欢那个酱红。米加珍说，我喜欢。我晓得汉汉最喜欢这个红。马元凯说，不过，这个地方风景还可以。米加珍说，那当然，汉汉在这里住的时间会很久哩。

然后，他们两个就蹲在蒋汉的墓前呆看，各自想着心思。既没有带花，也没有带香烛纸钱。两个人都没想到这个。因为他们以前见蒋汉从来不需要有这种客套。墓是水泥做的，生硬冰凉，春天的空气就是燃烧起火，也不会让它发热，它把蒋汉以往的热诚全部降到了零点。

蒋汉不说话，他们两人便也没有话说。蹲了半天，把自己蹲得像蒋汉的墓碑一样生冷，不自觉间与四周的寂静融为一体。纵是如此，距他们如此之近的蒋汉，却仍是被这一层层冰冷和寂静完全隔离，马元凯用尽身心去体会，都无法捕捉到以往与蒋汉在一起的感觉，甚至也觉察不到蒋汉的存在。整个属于蒋汉的气场已然散失殆尽。马元凯不由长叹一口气，觉得人死的确是件悲哀的事。想完就说，原来汉汉真的死了。米加珍说，可是我经常还是会想，这里面埋着的人是不是他呢？

原本说好到这里来哭的，结果他们都没有哭，连一滴泪都没流就离开了。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很莫名其妙，很难以解释，瞬间就能改变先前所有的预想。

到家分手时，马元凯突然问米加珍，如果那天我没带你去南站接杨小北，你会和蒋汉分手吗？米加珍迟疑了一下，说不知道。马元凯长叹一口气，说但我知道，你不会。说穿了，蒋汉是我害的。我跟他关系这么铁，我总想为他好，可是到头来我却是悲剧的源头。米加珍说，你又何必这么自责？马元凯说，难道你没有一点儿自责？米加珍说，我只觉得，这就是他的命。马元凯说，虽是这么说，可是我一个不小心，加上你一个心意的改变，便把这个命改了道。我这一辈子欠他的不晓得该怎么还。

晚上，米加珍跟杨小北说起去墓地的事。她说她本想大哭一场，可是，到了那里居然流不出眼泪来了。杨小北在她的额上亲了亲，说这很正常。人既死了，就会天天朝远处走，人影越走越淡，一直淡到没有。淡到只有在特定的时间里人们才去怀念他。这样我们活着的人才能继续好好地生活。米加珍想了想，觉得是。

她没有提马元凯后面关于命运改道的话。

三、琴断口

琴断口在汉阳，挨着十里铺没多远。以前十里铺有个车辆检查站，过往汽车都要停一下。路经了这个检查站，远行的车就算离了城市，进来的车也算到了武汉。以开车而论，这里离汉口闹市也远不到哪里去。但因这已是城市的边缘，冷僻由来已久，故而这里几乎就是乡下。高房子都看不到几座，商场更是难见门面。零星的只有几个杂货铺而已。武汉三镇，汉阳最小。只有钟家村那一团热闹，多朝开外走几步，便只剩有清冷。就算长居武汉的居民，一百人中至少有九十九人从未来过这里。直到后来有了汉阳开发区，人们听说了沌口和三角湖，才突然有一天发现，琴断口也开始热闹了。

琴断口这个名字有很长的来源。古人俞伯牙头一次来汉水，见这里风景如画，一时兴起，便端坐月下独自抚琴。弹得兴奋时，兀地发现有人偷听。这风景原是自家独赏的，有如这琴声，也是自家独听的。居然有人在此偷窥偷听。俞伯牙想想很生气，心一恼，情一躁，便把琴弦拨断了。这个偷听的人，就是钟子期。汉阳著名的钟家村，就是钟子期家住的村庄。钟子期无意经过此地，却听到了美妙琴声，忍不住驻足，久久不肯离开。钟子期见琴断人恼，便忙不迭上前把他听琴的感觉说与俞伯牙听，讲到高山流水之意时，俞伯牙知道自己遇到了知音。这个段子传了出去，闻者莫不感慨。于是好事者便将这地方取名琴断口。琴断口附近还有琴断小河。琴断小河北面有一个土丘，说的是俞伯牙第二次再来汉水寻知音钟子期时，不料钟子期已然过世。俞伯牙闻知待了半天，然后便把他的琴砸了。那小丘原本不成山形，为纪念俞伯牙和钟子期心息相通的情意，又有好事者将那小丘叫了碎琴山。

事情已经过去上千年，因为好事者留下了地名，便使这故事得以流传千古。每个来此地无论是旅行或是居住的人，都会好奇地问，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？这一轮一轮的追问，问得尽人皆知。而当地人在一轮又一轮的答复中难免添油加醋，传说中的一滴水，便一轮轮地涨成了河。后来有人指着这河，说这就是文化。凡事一“文化”，又更容易让人人津津乐道，却无人去体会这一断一碎间的余味。

米加珍、马元凯和蒋汉三人都是在琴断口长大。一生下来，他们便对俞伯牙和钟子期的事滚瓜烂熟，仿佛在娘胎就已听熟了 this 著名的传说。三个人的父母同在一家耐火材料厂工作。这工厂在武汉也颇有名气。米加珍的外公当年亦从这里退休。他当过科长。管过别人的人老了嘴更碎，见到小孩子在一起玩儿时，就

唠叨说这个有关知音的故事。小孩全都听得发烦，纷纷说，才不当知音哩，还要去学弹琴，有什么好玩儿，不如踢球。只有米加珍，因为热爱外公，有一次为讨外公欢喜，便问了一句，什么才是知音呢？非要学弹琴吗？外公说，知音就是彼此知道对方心意的人。学不学弹琴无所谓。马元凯忙说，那我晓得了。我跟汉汉是知音，因我知道汉汉将来想要米加珍当他的老婆。蒋汉亦忙说，我也晓得元凯的心意，他也想要米加珍当老婆。米加珍那时还小，有点儿糊涂，说，你们都不晓得我的心意吧？我想要你们两个都当我的老婆。说得米加珍的外公哈哈大笑，笑完说，我们家珍珍最有出息。然后又自我感叹，其实两人相距遥远，不知根底，才会成知音；如果住得近，哪能成知音，只会成敌人。一番话，令小孩子们懵懵懂懂。马元凯说，怎么会成敌人呢？米加珍的外公说，等你们长大了，就晓得，其实人人都是敌人，越近越是。那时候，米加珍外公的老年痴呆还没露一点儿头角。

但后来，米加珍成了蒋汉的女朋友。她知道是马元凯主动退出的，虽然她也喜欢马元凯的俏皮，但她还是成为了蒋汉的女友。外公说，元凯嘴巧，但汉汉踏实，过日子还是踏实点儿好。米加珍觉得外公说得是。于是，感情的天平转到蒋汉这边，马元凯便成了他们两个的哥们儿。

他们都是平常的人。而日子在平常人那里，就顺着季节往下走。不疾不徐，不知不觉。

有一天，杨小北来了。

杨小北的大哥与蒋汉的叔叔是大学同学，在武钢当工程师。有一天同学聚会，在饭桌上杨大哥跟蒋汉的叔叔说起他父母离异，弟弟住在哪家都不舒服，不如到南方来跟着他，彼此也有个照应。杨小北学的是设计，铁艺公司效益不错，想让他先在这里待一阵，有点儿工作经历，也挣点儿钱，再看下面怎么发展。话说得很诚恳，蒋汉的叔叔便点头表示了同意。

铁艺公司所在地已经出了武汉边境，坐落在邻县。图的是租金和人工便宜。虽然离汉口闹市中心远了一点儿，但距琴断口倒不算太远。派去武昌南站接杨小北的人是马元凯。理由很简单，马元凯有车。米加珍要顺道回琴断口家里取些衣物，而吴玉与马元凯正处在热恋期间，于是，她们两个便搭便车一起进城。

到了武昌南站停车场，吴玉和马元凯一致要求米加珍去车站出口等人，不要在这里当电灯泡。米加珍心知他们俩想在车上热乎，笑了笑，便下了车。马元凯喊道，接到人，就领他在武昌南站绕两圈再回来。米加珍说，休想。马元凯说，你别忘了，你跟汉汉好的时候，我蹲在外面替你们看过门。这样的深恩大爱，你要尽全力报答。米加珍说，呸呸呸！